



每到秋收，各生产队都要派人护秋，作者和同学真在半夜抓到两个偷花生的“贼”，还缴获了人家打的鱼。原以为可以吃到新鲜的鲤鱼，没想到被来指导工作的领导们“截了胡”。有一次，作者心血来潮想试试撑船，却不小心掉进河里，十分狼狈。

护秋擒小贼撑船掉河里

凌晨2时田间巡查 巧遇有人偷花生

每到秋收，各生产队都要派人护秋。护秋，就是晚上派人在田间巡查，守护已成熟的庄稼。护秋是美差，白天不用干活，还多挣两个工分，又可趁夜深人静，神不知鬼不觉地扒几棵花生、摘几个苹果吃。说实话，我们知青组没人干过这样的事。

一天晚上，我和团小组长这个同学一块护秋。

徐家河岔村在潍河东岸，属细沙土质，透气性好，很适合种植地瓜花生等，而河对面的村子是黏土黑土质，天旱无雨地干裂，大雨小雨路成泥，不宜种花生，于是就有了夜擒盗贼，顺带捞回一大桶鱼的故事。

一入秋，夜就长了。刚吃过晚饭，天就黑了下来，我俩各拿一支既可照明又可防身的三节手电筒就出了门，那是个风高秋凉之夜。当我们第三圈巡查到潍河边时，眼尖的在我身后悄悄捅了捅，然后指了指七八十米外一块花生地。借着河面泛起的淡淡月光，隐隐约约看到地里有轻微晃动的人影。我在前，他断后，猫着腰悄悄摸了过去。到了近前，两支手电齐开，只见两个村民模样的人坐在破旧雨衣上，惊慌失措。手电照他们身边周围的花生，完好无损，没半点被拔的痕迹。

我这同学眼睛贼亮，强光下，他看到其中一人身边有一截半粗不细、长短近一米的木棒，平时反应就快的他，一个箭步抢先抓在手，马上把木棒举了起来。那两个人一看我俩这架势，更慌了。我断喝：“哪村的，干什么的？”对方怯答：“河对面村的，在这打鱼。”“打鱼？打鱼怎么打到花生地里了，起来！”这两个人慢慢腾腾站起来。我这同学不但眼好使，心眼子更是够用，一把就把雨衣拽起来，偷拔的花生露了出来。他一个大步，持棒向前；我一个手快，从后抓住，不然，后果难料。又斥问：“网呢，鱼呢？”他们答：“在河里。”我侧头往河里一看，真有网，网中真有鱼。在当地，这种鱼网叫“站丝”，这种“站丝”网，小鱼穿网而过，大鱼触网而回，只有二到三斤的鱼正好被网扣卡住鱼鳃。我这同学举棒押人在前，我连网带鱼殿后，到大队部时，抬头看表，正是凌晨2时。

现在想来，不就是几棵花生嘛，何必把人家弄得羞愧难当名誉扫地，更何况是在那个逢事必上纲上线的年代。



潍河

心血来潮试撑船 掉进河里全湿透

清早，天还没大亮，众知青你传我，我传你，都知道了这事，争着围过来看鱼，因为都没见过潍河特有的四个鼻孔的鲤鱼。鱼大，也多，二三斤的大鲤鱼有四五条，大伙一脸兴高采烈，许是估摸着中午可以吃到肥美鲜嫩的鱼了吧。没想到，全组只有组长和团小组长吃到了鱼，连“居功至伟”的我也没份。因为那一天正巧，公社总带队到我们村检查指导知青工作，这些鱼正好派上了大用场。公社陪同的，带队干部、村干部，加上知青组的两位领导，正好一桌。没吃上鱼的我有点憋屈。

我和同学还有一件小事。那时潍河水质好，鱼也多，就有村民撑着连体小船去打鱼。那连体

小船是用两条各长一米半、宽不过30厘米的小木舟，用木板连起来做成的。由于木板小，只能站着撑篙，没桨没帆更没舵，在我看来只是个双体小木筏，而这就是打鱼必备的船了。大家除了用“站丝”网之外，就是用这船到河里去，往水中扔炸药瓶炸鱼，也有炸药瓶没能及时出手把手炸掉的。炸药也好弄，现成的硝酸铵化肥上锅炒一炒就成。

深秋的一个周日，我和同学无事就瞎逛荡，到了河边，看到有条船，就说：“嘿，有船呢，撑到河里玩玩咋样。”他说：“脚上冻疮又犯了，痒痒着呢，挠挠再说，你先来，你先来。”我不知深浅，不谙技巧，撑到离岸四五米远处时，小船东摇西

晃、前倾后仰，失了平衡，我“噗通”掉了下去。河水一下子淹到脖子处，我慌了神，呛了几大口水，就差喊“救命”了。好不容易狼狈爬上岸，绒衣绒裤全湿个透，那个惨样就甭提了。而他在边上说起了风凉话：“摸鱼也要有个章法，看我的。”

当他撑到河里时，船也左右摇摆前后不稳，眼看就要失去平衡时，他却在船上蹲了下去，重心降低，人船平衡，安然无恙地慢慢悠悠划回岸边。这还不算，往回走时，我浑身上下滴着水，冻得上牙打下牙，他倒好，背着手迈方步，在后边哼起了小曲。

几天后我关心地问他：“冻疮好了没。”“秋风初上，哪来的冻疮。”他说。

种植麦子搞试验 收获了一抔麦子

我的同学当年还有一个奇思妙想。

村里给知青组划了三分地的菜园，自己种菜吃。我们种了黄瓜、芸豆、西红柿等蔬菜。我这同学背着手，常在园子里晃荡。突然有一天，他说：“只见夏菜姹紫嫣红，不见冬蔬五彩缤纷，可否让冬季的菜园子也五颜六色

瓜果飘香。”我说：“老天爷不让。”他又说：“既然蔬菜不行，那麦子还没有二季的，试试。”说干就干，我俩在菜园一角，在麦子收获后接着又种上了麦子。小麦还真发芽、开花、结麦。最后，实打实收，结了足足有一抔。总结一下：事成，产量低，不宜推广。这年冬天，同学

早我一年招工回城，临走前对我说，唯一的遗憾是菜园试验不能继续下去了，但我把这抔麦子包好给了他，以作他不按套路出牌的见证。

同学回城第二年考上了大学，本科，还干上了班长。以后的日子里，我和他还有很多趣事。